



枫树之恋

hengqezhilian

大学里心仪的人与心动的事

青春三部曲第一卷

殷云著

献给逝去的青春和曾经热血青春的人们

枫叶之恋

殷云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枫叶之恋 / 殷云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500-0485-6

I. ①枫… II. ①殷…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4191 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 编: 330008

书 名 枫叶之恋

作 者 殷云 著

责任编辑 郑骏 胡志敏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德龙公防防伪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ISBN 978-7-5500-0485-6

赣版权登字 05-2012-19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热血写就的青春之歌。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个年轻人在江城这个大都市中,承受着大学与社会带给他们的心灵冲撞。景欢暗恋程婷却一直得不到她的青睐。而程婷为报复殷曙初的冷漠与拒绝,负气当了景欢的人体摄影模特儿。面对少女诱人的胴体,景欢完全迷失了,陷入了情欲的冲动之中。在灵与肉,理智与疯狂的较量中,景欢占有了程婷。

景欢的入狱使颜微看到人性的丑陋与可怕,在情感的天平上她走着钢丝绳。最终她坠入深渊,当再度拾回真情与忠贞之时,一切悔之晚矣,生命的花季在这里凋零。

目睹好友的一个个离去,殷曙初在自责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着理想与目标一步步迈进,他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人的榜样。

引子

粉色的灯光下,一个洁白的裸身女孩斜卧在米色的榻榻米上。一袭侧影娇媚而明艳。她眼含秋水,双眸生辉。纤纤玉指随意地抚着腰肌,光洁无瑕的腹部微微凸起,把一个少女娇憨可掬的神态烘然而出。

女神,我心中的女神。景欢不停地揪动着快门,有时把聚光灯调亮点或转个角度。瞬间刚才还是一片粉色的房间明亮耀眼。在光与影的世界,光主宰着一切。细微的光线变化使人物呈现着不同的表现形态。他就是要微妙变化中从不同的角度捕捉到人物最丰富最细腻的神态。程婷就是属于最适合当人体模特儿的女孩。她肤色虽然很细腻,但略呈褐色,光洁如滑,没有一点瑕疵;她曲线玲珑,上下凹凸有致,三围比例恰当,尤其是双峰傲然挺立,没有一点下坠,乳头呈现淡淡的红色,微微上翘,刚刚从青春期走来的她浑身上下洋溢着少女的激情,这才是景欢热衷于表现的主题。

程婷努力配合着景欢,有时轻启朱唇仰天发出呻吟与呼唤;有时微闭双目斜倚凳几,扭动着身姿似入陶醉疯狂的世界,大腿在踢踏,乳房似两只小兔子在胸前乱颤,她进入忘我的状态。渐渐地,景欢目光开始变得迷离,恍惚了。他大脑一片混沌,忘记了他正在干什么,眼前只有一团团白色的影子在不停地晃着,流动着。一下子离他很近很近,他几乎能感受到那是胴体散发的体香,是那么地诱人,又是那么地芬芳四溢。忽儿,那团白影又远去了,理智又回到了大脑。他在拼命挣扎,拼命驱赶着那堆肉团从大脑中离去。我只有艺术,她是一个女神,我仰慕的心仪的美丽之神。然而,他感觉到他的努力是徒劳的。挣扎在内心大海的欲望越是挣扎越是强烈,像泥潭一样越陷越深。他对她的渴望就要把他淹没了,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燃烧,恨不得烤干他。

程婷从迷离状态中感到异样,突然发现刚才还很平静的景欢像变了个人。他脸色绯红,呼吸急促,双眼通红,向外燃烧着冒着火。他突然变得像只困兽一样完全没了刚才规范操作的轻松自如。她暗暗叫苦,不好,有事要发生。她试图起身要躲到床后赶紧找到自己的衣服。景欢看出了她的意

图，忽然，“咚”地一声跪了下来，嘴里喃喃自语，婷婷，我爱你，我太爱你了，从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了你，你能答应我吗？

景欢将脸靠着程婷雪白丰满的大腿上，激动的泪水因为全身颤栗不断地掉落在她如凝脂般的肌肤上。程婷却感到那点点滴滴的泪水砸在腿上却是那么冰凉，凉透她的心尖。刚才在一个男子面前脱衣裸身的勇气一下子跑到了爪哇国去了。她是何等冰清玉洁的小姑娘，清楚地看到景欢那因为欲望而涨红着的脸上青青疙瘩痘往外鼓突着，闪着熠熠油光。她害怕将要发生的一切。凭着女孩的本能，她把衣服拥抱在胸前，遮挡住两只小兔子。

婷婷气愤地说，你疯了！说好了我给你当模特儿，你怎会有别的邪念。你的行为不配“艺术”二字！艺术需要献身，需要牺牲。可你对一个女孩的身体都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你还配搞“艺术”吗？景欢，你醒醒吧！我们都在帮你，帮你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你的奋斗助力呐喊。你可千万要争气啊！一失足成千古恨。

景欢“呼”地放下相机，我是很争气啊，我是在奋斗，要做一两件对得起自己与大伙儿的事。可是，我怎么奋斗，我怎么努力，我还是穷书生一个，漫漫前途不知在哪，明天的希望我不知道，不知道。

婷婷说，只要有希望就能走下去。景欢，我为你加油。

景欢说，不，我不要希望，我只要得到你的爱，我就一无所求，此生不了，没有遗憾……

婷婷说，不，你有希望，你会有爱你的人……

不等她喊完了，房间里“咔嚓”灯灭了，一切归入黑暗。没一会儿，房间里的挣扎声，打斗声也慢慢平息，世界重归寂静。秋日的天空只有几颗星星在闪着，在俯瞰着人类的演出与谢幕。

一

景欢毕业了。带着一身的疲惫与失望回到老家小城,他被二次分配到县广播站做了一名编辑兼记者,一个最基层的新闻从业人员。曾经的景欢多有不甘心,当年高考,一跃脱离农门,考中中国中部这所大城市的全国重点大学,金榜题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多少人羡慕的事儿。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十多年家庭无私的经济付出,十多年历尽的风雨雪霜,不就是为了博取功名,不就是为了光耀门庭,不就是为了众人瞩目,换得一个好前程吗?可如今,当年的梦想憧憬,当年的雄心壮志,统统化作一缕青烟。当初的他从这里扬帆出海,启程前往江城,是那么地得意,那么地意气风发。青春热血,激扬文字,指点江山,豪情万丈,引得多少人咂舌称赞。他老家所在的县位于省境东北部,大别山脉南麓。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这片红色的土地为中国革命献出了14万英雄儿女的生命,也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

领略了世态炎凉与反复无常的景欢,也看穿了这个世界的冷酷无情,更明白了自己的渺小。考进大学是改变了身份,至于命运如何,全在个人的造化与运气。直到告别学府,他才明白他景欢就是属于既无运气,又无造化之人。全班五十多个同学除了考上研究生的全都留在省级以上新闻单位工作,唯有他被分配到县城里。当时他的心情不亚于古时犯人充军荒漠蛮夷之地的悲凉,失落与绝望的心绪一直伴随着他。同学们戏称他去的地方是“乡下”,即生于斯长于斯的穷山僻壤。同学们十分体谅他的心情,临别之际宽慰他,穷山恶水出凤凰,你堂堂一重点大学毕业生,反倒显出你的价值,必有出头之日,也许十年后,最当刮目相看,进步最快,发展最好之人应属景欢老兄才是。一派戏言哈哈点头笑过,权当戏谑之言,四年同窗后大家便变作鸟兽散,各奔东西,何时能聚首只有天知道。

一辆破烂的班车把他扔到县城的荒凉山冈上,他提着简单的行李,沿

着小街往西走。广播站在县城的西山头上,也是全县最高的地方,高高的发射架便是这个小县城的地标性建筑物。地势高也是为了便于调频信号的发射和电视差转台的转播。他当年就读的是县一中,对这座县城还是相当熟悉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各老少边穷地区为了解决有线广播覆盖难的问题,逐步采用调频广播传输信号,山区农民便也能收听广播。这个县既是革命老区,又是山区县,省地政府首先扶持他们发展调频广播,广播站原来就在城里最高的地方办公,现在在办公楼上架着几十米高的无线发射塔。这算是这座小城唯一有点现代化气息的东西。

发射塔虽是现代化的东西,但广播站办公楼还是五六十年代的老屋子,景欢踩着吱呀吱呀作响的楼梯,心也一点点往下沉。看到那破旧不堪的老房子,他能感受到这里的暮气沉沉,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都面无表情,机械地点着头,说着话,穿着既老土又落伍。也许小单位有小单位的特质吧,天天打照面就那几张脸,要干的活就是那么简单地重复,早没有新鲜感了。你弄出点新鲜玩意儿人家还以为你是个怪人。报到完,老站长把他带到编播组同大伙儿认认,算是正式上班了。编播组原有五个人,三名播音员,两名编辑兼记者,加上他,现在是三比三。广播站所谓的任务就是县里开会他们派人参加,现场搞搞录音;领导下乡高兴了,就让人一块去看看,报报领导动态。县里的新闻工作相当随意,也相当简单。

景欢在大学学的是摄影专业,分他到广播站纯粹是大才小用。也许二次分配时人事局那个糊涂蛋看到景欢的专业是新闻学院新闻摄影专业,只看到了“新闻”两字便把他打发到广播站这座小庙里。景欢上班后,很快发现这里的工作几乎与他专业一点也不沾边。每天就是找报纸上的东西,把全国主要报纸的重点新闻摘录下来,改成适合广播的口语,有时下面通讯员来了稿再润色加工编发一下。乡下通讯员的写稿水平较差,编这些来稿很无聊。景欢讨厌这些工作,像是用钝刀一刀刀在切割他的生命。不过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现在的办公室里所坐的位置十分有意思,左边是条小巷,每天都可以看到急急忙忙进进出出的人,每天无事时,他就观察这一群群人的变化。通过一个个细微的表情揣摩行人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越琢磨越有意思,觉得这里面有点学问,可以找到小城人的生活规律。小天地之中有方圆,谁都有七情六欲。他对研究人的面相与表情摸到了门道,对此有了极浓厚的兴趣。这同他学的摄影艺术是相通的,摄影就是要

在瞬间捕捉到最美的变化并表现出来。这同研究人的表情在理论上是同一个范畴。尤其是每当太阳西下之时,他所坐的位置正好面对夕阳,虽然十分刺眼,却是看日落的最佳位置。面对着夕阳的绚丽与辉煌,他会陷入长时间的沉思,太阳带给他的不仅是温暖,更多的是生命的意义。在静态与长久的冥冥之中是一次次灵魂的洗礼。在大学忙忙碌碌忙于学业,他从来未去思考过社会和人生的问题,青春年少哪会为前途与命运忧虑。现在他偏安于这座小城,就不能不去思考今后的道路了。百无聊赖之中,幸有大学好友殷曙初与程婷隔三岔五的来信,为他的山城生活加了点可怜兮兮的亮色。

他是真心喜欢婷婷。喜欢她的纯真与坦率,喜欢她的笑声与开朗。她就是他心中的女神。只可惜他到目前为止从未向她坦露过他的心声。虽然他爱婷婷爱得发疯,爱得凄苦,但他一直没有机会彻底表达这个愿望。不仅是性格使然,他十分执拗,也十分自卑。在女性面前他又十分茫然。平时十分强大,心比天高,对自己寄予很高很高的期望,常常是不断有崛起的欲望,一旦气泄了,他又陷入十分惶恐的境界,典型的行动“矮子”。他不断挑战自己,又不断复归失败。就像夕阳西照,当光线收进天籁时,大地又陷入昏黄与黑暗之中,浑浊之气又弥散苍穹。每当这时他就想学校深秋的红枫叶,真是满山红艳,映亮天空,与夕阳西下的红辉浑然一体,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啊!

景欢慢慢地和编播组的五位同事熟起来。同在一个屋檐下,多份了解也更好共事。三个播音员中唯一让景欢眼睛一亮的是惠小丫,他格外关注她。惠小丫大概二十八九岁的样儿,但声音十分甜润,十分富有磁力和弹性,她干这行也快十年了,还完全保持着十年前的嗓音,字正腔圆,清清楚楚。景欢暗暗称奇,没想到小县城也有奇人。生活中的她虽然话语不多,但声线悦耳,透着一股女人独有的娇媚与柔情,景欢还是第一次遇着有这么好的声音的女人。同事们熟了,他才知惠小丫的老公是他们县的常务副县长。他在一次同惠小丫的现场采访中,感到身边有这么一个伶牙俐齿的美女,算是他的幸运。如同着魔一般,他为她的声音所吸引。广播里的小丫比不上生活中的小丫有魅力,长相只能吸引人,声音却可以镇服人。景欢知道那个权力之上的副县长与惠小丫有过长达八年的地下婚外情长跑。小丫后来终成正果,副县长同原配离了婚,正式公开娶了小丫。小丫在相当

长的一个时期内一直是小城地下情侣的“光辉榜样”。看来做二奶也得讲水平，小丫做二奶就做得很有“范儿”。

景欢对这个女人有了别样感觉，像观察小巷进进出出的人一样每天都在留心她的一举一动。小丫其实是个十分中规中矩的女人。虽然夫君是常务副县长，在这个百万人口的山区县也可谓是人中之王，虽是第四把手，但却是个实权派，掌管财金。小丫每天准时上班，性格既不张扬，也从不盛气凌人，一点也没有官太太的架子，穿戴举止也朴素，归真，落落大方。景欢就奇怪了，以小丫这等温婉女子，怎么会去破坏人家的家庭呢？

县里召开两会选举新的政府成员，也是广播站一年工作的重头戏，小丫和景欢承担开幕前的现场直播。小丫做口播，景欢做文字稿。一大早，小丫开始了口播报道。代表们正陆续进会场，所有的台词头一天景欢已交给小丫提前背诵和预演。不知是老天有意要为难小丫，还是老将疏忽，面对台下五百多名两会代表和近百万的广播听众，平常伶牙俐齿的小丫突然在一个关键词上卡了壳儿。小丫大脑一片空白，急速地搜索着那个词儿就是反应不过来，脸憋得通红，原来流畅的声音突然中断下来，眼看就要酿成现场报道事故。景欢一看，知道小丫出了状况，急速在手边的纸上写了一组词儿指给小丫看，小丫这才反应过来，调整了声音，算是顺溜过了这个坎儿，那一瞬间编播组所有人员的心才放下来了。

报道完后，现场只剩下他俩，说话方便些，小丫转身对景欢说，景欢，谢谢你，幸亏你临时救场，要不我就出大洋相了。

景欢说，小丫姐别介意，我年轻脑瓜子好使，姐有难，小弟能不出手吗？

小丫看了他一眼，说，大伙都说你名牌大学生，心高气傲，不爱搭理人。我看你还是蛮好相处嘛，姐呀姐呀叫的还挺热乎呢。

景欢说，那要看人呀，姐是谁？姐的气质那是没啥说的，姐的人缘，没人能比。同姐在一起心情都好许多。小丫挺中听他这句话，十分高兴，行，我就认你这个弟，今后凡有需要我招待的，只管说。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得飞快。景欢眼瞅着惊蛰已过，家里又该插秧了。他便向站里请了两天假，回家去看看。临走前，小丫提着大包小包礼物对景欢说，伯父伯母在乡下过得不易，你好几月才回趟家，这些东西你带上，让两老人高兴高兴。

景欢十分感动，说，小丫姐，还是你细心熨帖，我太粗心了。

小丫说,理解理解,你刚出校门的毛小伙懂啥呢,不知者不为罪,你就一心一意回家去。

景欢过完年快两个月没回家了。大地刚刚复苏,桃红梨白,绿意点点,还有农家在水浇地耕地犁田,翻开的泥土黑油油,溅起层层水花。景欢娘看到儿子回家,喜上眉梢,张罗着要杀鸡杀鸭。景欢拦住娘,说,儿子又不是外人。

娘说,儿啊,你是我们村出去的第一人,现在在县上当公家人,许多人羡慕我,你算是为你死去的爹争了脸。

景欢知道娘这样做是要做给村里人看的。景家在村里是外姓,一直受欺负,爹憋屈地活了一辈子,到死也没闭上眼。娘知道孩子爹的心思就是要将景欢两兄妹培养成人,活出人样来。

娘边说边忙手中的活儿,问,儿呀,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掂量掂量个人的终身大事了。你现在城里工作,做娘的也帮不上忙。做事还得靠自己拿主意。碰到合适的,就赶紧定下,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

景欢说,你瞅你把儿子想成啥人了。这不是做生意买卖,要看缘分。有了缘分挡都挡不住。

娘说,是,是,娘听你的。

娘的话又引起了景欢对婷婷的思念。此刻她在干什么呢?在上课,还是在自习?她还会去找殷曙初吗?想到这里,他心里一阵阵发紧,脸色阴郁起来。婷婷喜欢曙初,这他早就看出来了。但他知道曙初并不喜欢婷婷,一直把她当小妹妹看。两人关系虽然十分密切,但却没有情人间的甜蜜劲儿,感情的份儿差着一大截。但时光会造就人,也会成全姻缘,这个他信。想到自己还困守在这座小县城里,他既着急,又无可奈何。

两天里,景欢帮娘掇弄着菜园子,同后爹一起下田插秧。由于是外姓,在这个村子里,他们没有多少亲戚,每当农忙季节,基本上都是靠两老自己耕作。两天干下来,景欢也腰酸背痛,幸亏干惯了,仗着年轻顶顶就过去了。爹娘这么年纪还要常年累月天天这么干,可想他们要吃多少苦,受多少罪。景欢看到佝偻着背的娘辛苦地劳作,眼泪悄悄地淌下来。不管他在哪里最牵挂他的是娘,而自己呢,除了索取还是索取,从小学到高中,每个月的饭钱,每个学期的学费,娘从来没有落下过。读大学,家里负担更重了,但娘从来没有作过脸色给他看。景欢能走到今天,完全是娘泣血吐哺

把他领上成长之路。

离家踏上归途，娘千叮咛，万嘱托，送出村头老远，才颤颤巍巍挥别儿子。天空飞过鸽哨的脆声，景欢觉得那声鸽哨仿佛就是他捎给娘的心声，我会努力，我会加油，不会辜负你老人家。

回到单位，依旧是死水一潭的生活。唯有小丫姐带给他些许生活喜色。小丫每隔一天要当晚班，每天的播音在晚九点结束。城西到政府大院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夏天还好办，天晚得慢，街上，路上人也多，小丫不觉什么异常。就是到了春、秋、冬，小城的人入睡较早，九点过后街上已很少看见人影。每每此时，小丫心里总是打着鼓，生怕路上碰上歹徒劫色劫财。这日正是景欢回单位的日子，小丫刚出单位大门就见着前面黑漆漆一个人影在翘首等着什么。走近一看，原来是景欢。

小丫很奇怪，问，景欢，这么晚了，怎么不休息？

景欢说，我在等姐。

小丫纳闷道，找我有事？

景欢说，我看着天黑漆漆的，怪吓人，这小城，晚不见人影，又没路灯，怪吓人的，我送姐回家吧！

小丫感到一股暖流流遍全身，说，景欢，谢谢你这么关心姐。

景欢说，应该的，在这小城里我举目无亲，能同姐相识共事也是种缘分。

小丫有些感动了，说，难得你有这份心。回家的感觉好吗？你爹娘可好？

景欢说，能有什么好？他们老了，干农活有些吃力，过去没这感觉，此番回家却明显发现他们老了，也许是我长大了才有这个感觉吧。

小丫说，是啊！你要好好孝敬你老爹老娘。张爱玲说，有些人有很多机会相见的，却总找借口推脱，想见的时候已经没机会了。有些话有很多机会说的，却想着以后再说，要说的时候，已经没机会了。有些事有很多机会做，却一天一天推迟，想做的时候却发现没机会了。有些爱给了你很多机会，你却不在意不在乎，想重视的时候已经没机会爱了。小丫有点泪光闪闪了，说，当父母还健在时，我们做儿女的应当多尽一份心，才不会留下遗憾的。

景欢说，姐，看不出来你感受还是挺深刻的呀，张爱玲说的话你说得这

么清楚,说明你读的书不少。

小丫说,我不过是比较感性而已。职业习惯,我们做播音的天天同文字打交道,自然要加强文学方面的修养。因为寂寞,闲暇时常读些作品,同为女性,自然对女作家的作品更关注罢了。

景欢说,姐会寂寞吗?你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县长太太那么耀眼的光环簇拥,有多少人羡慕呀!

小丫苦笑了一下,幸好是在夜中,景欢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说,各家都有难念的经。姐的心事你不知道。

不知不觉,已到政府大院门口,小丫说,好了,你就送到这里,我到家了,谢谢弟!

景欢愣了下,时间过得真快呀,说了声“晚安”便转身离去了。

小丫看着景欢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夜色里,才蹒跚踏入政府大门。门卫看见小丫,热情地打着招呼,告诉她,刚才刘县长来电话要传达室转告小丫他在乡下赶不回去了。

那时小县城还没有移动电话,九点之前小丫在播音室也不能接电话。老公不回家过夜一般都是门卫转告她。小丫点点头,表示知道了。漫漫长夜,又将独守。近来小丫常常过着一人独守孤夜的日子。她预感到老公对她的热情已明显消退了。千辛万苦争取来的爱情之花难道就这样凋谢了?

小丫有点信命了。

小城无故事。除了每天陪伴他的太阳在窗户上收尽最后一抹光线，景欢才知又一天过去了，无聊而空洞。幸好小丫每天都正点上下班，风雨无阻，从不缺勤。副县长太太在这个破单位上班出勤率如此之高，让景欢觉得十分惊讶，在他印象中，乡里的书记、乡长的老婆都是不上班的，让老公供养着，过着散淡而休闲的官太太生活，十分富态而滋润。小丫拿着并不比别人多的工资还要守夜班。他十分不解并问小丫，干吗还要上班，你老公一句话单位还少得了你的薪水。

小丫撇撇嘴，说，有的事情并不是钱的问题。我上班纯粹是打发时间，或者是找找乐趣。官太太的生活我过不惯，我喜爱播音，喜欢在声音的世界里寻找生命的感觉。我之所以嫁给他是因为他喜欢我的声音，我以为我用我的声音找到了知音，找到了能欣赏它，热爱它的人。但生活并不是这样子的。以后你结了婚就会慢慢明白的。

景欢觉得她的话有些深奥，是听不大明白，只好使劲点点头，似懂非懂地连称“噢噢”。小丫斜瞥了他一眼，蹬着清脆的高跟鞋落地声袅袅离去。景欢若有所思地品咂着小丫的话，他十分喜欢听她讲话，软软的，柔柔的，一点也不嗲，却有一股力道在里头，似乎感到她每一字音都落在自己的心头。一天不听她的声音，景欢就打不起精神来。

编完稿，景欢找站长签字送给小丫去录音，却见小丫在电话机旁发呆。也许可能刚通完电话，小丫还没回过神来，两眼通红，似乎刚才打电话时掉了眼泪。

景欢觉得此时叫她去录音有些不妥，便停住脚想走回去。小丫看到景欢进来，赶紧用手拭去脸颊上的泪水，强打着精神笑对景欢说，没事，把播出稿交给我吧。

景欢说，姐，你缓缓气吧。遇到啥不开心的事？

小丫叹了口气,说,没啥,讲了你也不懂。现在距录播时间还早,你陪姐讲讲话吧。

景欢说,好,姐,既然你不开心我讲个笑话逗你开开心吧。

小丫脸色有所缓和,说,好,说来听听。

景欢说,有这样一个故事:

小保姆和女主人说,你烧饭不如我。

女主人问,谁说的?

小保姆答,先生说的。

小保姆又说,你长得不如我。

女主人问,谁说的?

小保姆答,先生说的。

小保姆讥笑女主人,你床上功夫也不如我。

女主人有些急了,问,这也是先生说的?

小保姆骄傲地说,不是,是隔壁张大哥说的。

女主人立刻无语。

小丫破涕为笑,说,你这个小子还挺邪道的,这是不是你身边人的故事,你不会有所指吧?

景欢急辩道,没所指,纯粹逗姐一笑。好了,姐笑了,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小丫说,难得你一片苦心。好了,我心情阴转多云了,该去干活了。

景欢回到办公桌前准备下午的播出稿,刚工作不久,老站长火急火燎叫景欢到他办公室去。一进门,老站长说,小景,你收拾一下东西赶紧回家去,乡上来电话说,你们村上因为浇水争斗弄伤了你娘,情况不好,你回去看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就和站里说声。

景欢一听差点晕过去,他知道娘的身板本来就不硬朗,而且多病,根本就累不得伤不得。万一有个好歹,他这做儿的刚出来工作怎么担待得了啊。他赶忙把手头的活儿移交给另一个编辑,就往外走,正巧碰见小丫从录播室录完节目出来。他喊了句,姐,我得赶紧回乡下去,家里出了大事。

小丫急忙扯住了他,说,别急,遇事冷静点,需要帮啥忙你赶紧来电话。我们都会帮你的。

景欢握住她的手说,好,姐,我先看看发生了啥情况再给你说。

小丫说，乡上的陈乡长是我同学也是我老公的老部下，有啥难处你可找他，需要我出面我定会出面。

一溜烟，景欢已跑老远，看来他真是心急了。

景欢搭了个去乡下的货车，一路上心中忐忑，祈祷娘可千万别出意外。此时，他想起了小丫那天对他说的张爱玲的话。难道他开始孝敬娘的时候，老天就不给他这个机会了？这真是命么？他欲哭无泪，更是彷徨不安。

还没到自家院门，却听到妹妹景虹撕心裂肺的哭声，院落旁大树上的乌鸦叫声让人疼得慌。景欢心中大叫不妙，娘必定出了意外。自家院中，白色的床单覆盖在娘的身上。景欢大叫，我娘怎么了？娘，儿子回来了，你睁开眼睛看，你的欢儿回家来，你应一声呀，我的娘。

景虹抱着哥哥大哭，娘死的冤啊，哥你要替娘报仇，不能再让他们欺负咱小姓小家。

后爹抱着头，蹲在一旁。他已被痛苦麻木了，面无表情地望着前方。

景欢吼道，我娘是怎么死的？

后爹说，今年村里闹旱，村上有一条小溪从流河引水浇田。你娘看到一大旱村里就用抽水机从流河里抽水往渠沟里送。我们家的地在村子的上游，你娘看到有水来了就早早出了门去往自家水浇地放水。村里人都知道，这回再不浇水今年的夏收就全泡汤了。我们家下游的村人不干了，他们是一大姓，看到你娘先放了水，就骂骂咧咧不让开沟引水。你娘平时碰到这种事也就是忍气吞声，悄悄躲到一旁不言语。这次不知为什么她犯了倔，她推开拦住她的二诸葛说，他叔，你把我家放水的口子堵上了，我家的地浇水我找谁去？

二诸葛态度蛮横地说，景老婆子，你等下游浇完了地才能轮到你家。

娘说，你这话说得没道理。水从我家门口流，凭什么我就不可以开沟引水？今年旱得这么厉害，谁家不想早浇上地？

二诸葛说，就因为旱得厉害，那抽水机一天就抽两个小时，全村几千亩地能浇得过来吗？你景家算老几？走开，别挡了道。

娘说，你霸道，蛮不讲理。浇地浇地人人有份。你不能把我家的口子堵上。

二诸葛“嘿嘿”冷笑一声，我就堵上，你能怎样？

娘使劲冲前去拦住他的锹。二诸葛一挥手，把娘往后一推。娘站立不稳

便倒在地上。那地上正好有一块大石头，娘的后脑正好磕在石头上。二诸葛见娘倒在地上也没当回事，继续指挥着二荅他们把挖开的引水口子填上。娘躺在地上半天没动静。村里人这才有些慌了，赶紧一摸鼻孔，娘没气了。

景欢听完继父的叙述仰天长啸一声，哭道，娘啊娘，你死得太冤。你操劳辛苦一生老实巴交却落得这个下场，老子不会放过二诸葛。他操起院落中劈柴火的砍刀冲出门就要去找二诸葛他们算账。

景虹一把抱住哥，哭喊道，哥，你千万莫冲动啊，我刚没了娘，不想再失去哥了啊。

兄妹俩抱头痛哭。

景欢赶到乡政府找到了正准备下乡的陈乡长。他自报家门说是县广播站的记者。

陈乡长打着哈哈，广播站来采访我们欢迎呀，这样吧，你要去哪我叫乡广播站派人陪你，中午就到乡食堂吃饭吧。

景欢两眼冒火说，陈乡长，出了人命你管不管？

陈乡长惊住了，围着景欢转了两圈说，出人命？怎么回事？人命就到乡派出所报案，派人处理。

景欢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只好抬出惠小丫，我是惠小丫的同事，小丫姐叫我到乡里来找你。

陈乡长这才正眼上下打量了一下身旁这个毛头小伙，说，哦，是小丫的同事，好说，好说，要我帮什么忙？

景欢把娘的死的前后经过告诉了陈乡长。

陈乡长一听，火冒三丈，怒喝，这还了得，杀人偿命，走，我同你去村上。陈乡长走到值班室，叫值班人员通知派出所长立马过来同他出去一趟。

一袋烟工夫，派出所所长带着两名警察就陪陈乡长往景欢家的村里来了。

所长带着警察赶往二诸葛、二荅家。这几家犯事的当事人早跑得无影无踪。

陈乡长、所长和几名警察来到景家院子。他娘仍未入殓。一直当无事发生的这个村村长闻讯乡长来了，赶紧过来，对陈乡长说，这事有点麻烦，这二